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先报复，后娱乐

(德国) 艾娃·海勒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先报复,后娱乐

【德国】艾娃·海勒 著

杨国经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报复,后娱乐/(德)海勒(Heller,E.)著;杨
国经译.—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先… II. ①海…②杨…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801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容简介

生活中的一切跟我们所想的大相径庭，
那是因为，
我们所爱的人常跟我们所想的大相径庭。

——作者

评论家说：本书作者的出现，使得“女人没有幽默”的命题不再成立。

通读之后发现，评论并没有言过其实。

读这部作品，就如同看一个大部头的连环漫画。超乎寻常的故事情节与近乎荒谬的人物品行，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细细琢磨，却又觉得合乎现实。就如作者所言：生活中的一切跟我们所想的大相径庭。

本书的主人公是个女心理学家。当她与男朋友终于差不多就要积攒够租一套大而宽敞的房款时，她的住处被盜。于是，她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连同几代遗传的全部古董，都飞得无影无踪。

没过几个星期，更加倒霉的事情发生了：主人公的男朋友不翼而飞。原来，男朋友有了新的情人：一个眼科医生，一个解放型的、在床上更有能耐的女人。

先
报
复
，

后
娱
乐



但是，这个新情人只是为了要个孩子才找他上门来的。因为，她需要一个孩子来得到父母那儿富有的财产，如果她没有孩子，这笔财产就没有她的份儿。于是，她想方设法为这个抢来的男人提供飞黄腾达的机会，以得到他帮助她实现怀孕生孩子所必需的“珍宝”——精子。但是，这个下功夫得来的种牛，却让她震惊得差点精神失常！

正当这对新情侣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被抢的女主人公出现在她们的身边。她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在女人特有的、威力巨大的忌妒心理的辅助下，开始了一个计划周密、爆发有力的报复计划。这个计划，让人几乎难以想象。

于是，在充满诙谐的情境中，报复计划在一步步实施，故事情节在当事人全然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着。这是怎样的一个恶作剧啊！

恶作，却不让人恶心；

报复，却不让人憎恨；

快乐，却不让人踏实。

虽然不是侦探小说，却又超出侦探小说的紧凑、惊险；

虽然不是艳情文学，却又超出艳情文学的露骨。

也许，它的畅销，就在于此？

也许，欧美读者的疯狂，就来自这里？

该结束的结束了，该报复的报复了，但是书中的回音仍然缭绕在四周。

人们啊，你在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本书作者的出现，使“女人没有幽默”的命题不再成立。

——德国《明镜周刊》

报复，却不让人憎恨；快乐，却不让人踏实。

——法国《自由报》

先
报
复
，
后
娱
乐

我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生活中的许多事常跟我们所想的大相径庭。原因是我们所爱的人常跟我们所想的大相径庭。

就以我为例吧：

我名叫西比勒·艾森德拉特，一个古怪的名字，它适合于我——结实、坚韧、灵活。年龄：三十二岁——别人有时猜成二十五岁，有时猜成三十五岁，这全取决于我想产生什么效果。

我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名副其实的金黄，光滑，披肩，蓝眼睛。身高和体重：一米六八，五十六公斤。请别忌妒我的理想身材和三十八号的衣服。忧愁令我憔悴了，去年，四十二号刚好合身。

我是心理学学士。在讲我如何生活、怎么挣钱之前，先谈点我的性格吧。人们说我诙谐、有创见、乐观，可要是你遭遇了像我这样的挫折，这些就都会消失殆尽的。

去年我家被盗，当时那还是迈克尔和我的共同住处。



六个星期后，米歇尔又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他于一个星期天突然失踪，就跟他两年前的一个星期六搬来时一样。九月十七日，当我突然完成了周末拜访母亲的计划回家后，我发现了他的画着黑框的告别信，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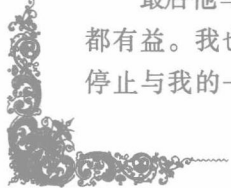
“你好，西比勒：为了设计出这个黑框，我不得不在电脑旁摸索了整整一夜。”当我读到这里时，我只是想到他早就不整夜在我身上摸索了。

我又读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想对你讲，咱们的关系不如从前了。我曾经抱有希望，但很可惜，就连你自己也发觉是徒劳。我现在将房子留给你。”——多么慷慨！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接下去才是真格的：“我搬出去了，没留我的新地址。不然的话，像你这样不开放的女人，会永远缠着我。”“这样不开放的女人”又该是什么意思？妇女解放是不是该意味着没有感情呢？当有人冷淡地对待你时，你就该仅仅是冷淡地微笑吗？

有关他失踪的其他原因，他真是厚颜无耻：“另外，我的美人儿，你可以用批评的眼光端详一下你的身材。除了东方国家，没有太多的男人喜欢隆腹和肥臀。”正如已经讲过的，当时我有些肥胖，可我知道，他喜欢丰满的女人，感到干瘪的女人是毫无性快感的索然无味的缓震器。但米歇尔知道，男人永远可以挑剔女人的身材，他始终有理。

最后他写道：“如果我们自觉地分道扬镳，这对双方都有益。我也以我的新生活伴侣的名义请求你，从今以后停止与我的一切接触。她让我有机会将我的生活纳入了适



合我的轨道。”这是在指责我没有将他视为同类吗？

他最后说：“多谢你的理解。”签的是全名：米歇尔·格拉夫。

只缺一枚法律认可的办理分居事务官员的印章了。

信旁有一个小盒子，用一张纸包着，上写：“为了你在未来的生活中放得开。”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一包避孕套。哈哈，多么可笑。

你想想，同居两年之后来这么一封信！这时你就会问，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毫无疑问，是他那个新生活伴侣命令他写的。因为断然决裂、坚持原则不是米歇尔的风格。他太可爱了，做不出这种事。他万事都不认真，这一直就是他的优点，她才是推动力。

后来，我通过邮件转寄委托服务也给他的秘密的新地址寄去了一份告别礼物。也是塑料的，一块橡皮。附言为：“为了擦去你过去的生活。”

连我们心爱的合影他都没带上留作纪念。那是我们在一次生态节日晚会上结识时的照片，大家都是化装，口号是：“我热爱一切绿色的东西。”许多人脸上画成绿色，化装成火星人和晕海人而来。我更有创见——节日前夕，当我在屋里寻找绿色物品时，我找到了一只色拉菜头，将它倒扣在头上像一顶帽子似的：当我将里面的叶子扯出来后，它就合适得完美无缺了。然后，我将它粘在一顶旧浴帽上，再穿上一件绿色的T恤衫，色拉做成了。

米歇尔是化装成兔子来的。他穿一身褐色西服，在他的几乎是黑色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有兔耳的便帽。便帽是向一位朋友的孩子借来的，他的西装的胸前口袋里插着萝



卜，同样是借的，萝卜再也没有还回去，被吃光了。

当迈克尔在晚上见到我走进门时，他嚷道：“瞧，色拉来了！”他递给我一根萝卜，同时以他深蓝色的眼睛望着我的眼睛深处。据说最初的七秒钟决定一切，这是对的，是典型的一见钟情。这种心灵的碰撞，人们不亲身体验过是难以相信的。

自打这一瞥起，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从不想更多的事情，不想为什么。迈克尔当然不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但他是第一位有未来资格的男人。我们当然不想结婚。干吗要结婚？迈克尔长我两岁，三十出头的他自觉太年轻，不适宜结婚。对于他来说，结婚是人们在生命尽头做的事，而不是生命开始时。

当时，迈克尔是一家建筑物清洗公司的经济学家，工资糟糕得可怜——他自己讲。他日益坚信，目前的养老金社会压制青年的天才，尤其是他的天才。为什么没人向他提供一家保险公司总裁或其他什么合适的职位呢？给一个像他这样有着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同样智商的男人呢？

他对他的父母亲也怀着一种仇恨，他们在慕尼黑的郊区某处开着一家不新鲜的食品店。店开在属于父母亲的家里，要不然它早就破产了，迈克尔说。当他最终继承它时，他想将这家店马上出租给一家超级商场连锁店，那时他就真的有了钱也就有了工作。或者全部卖掉，那么他就有资本干某件真能挣大钱的大事了。可惜迈克尔有一个哥哥，他们一同继承，对什么都看法相左，迈克尔早就不跟他讲话了。

迈克尔跟他父亲也吵得不可开交，而他却是他母亲的



心肝宝贝。你要是听她讲，米歇尔简直就是男人的榜样。她骄傲地讲，她从小教会了米歇尔帮着做家务——可是有一天我证实，他甚至不知道吸尘器有时得换换袋子。他根本不知道有吸尘器袋子。他那副神情多么惊讶呀！就好像他以为有个吞食垃圾的吸尘器女神似的！当时我觉得这很有趣。

米歇尔跟我的未来始终飘忽不定，遥不可及，但我们有个较近的目标：一座较大的房子，我的两居室房子两个人住太小了。当我们省吃俭用，终于攒到足以付保证金和提前支付的租金——米歇尔存钱要比我困难得多——并找到了一套漂亮的住宅时，我们家被盗了，就在我们要签定租房合同的前一天。

这件事发生在八月初的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从有钱的舅公弗里德利希-尤利安那儿继承来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盗了。那是这位搞同性恋的花花公子所收集的贵重的物品：一只很重的金质烟盒，镶有绿色珐琅的三叶草图案；古老的银制烟盒，手绘的景泰蓝盖子；六对袖口扣子，全是纯金的，一对镶有珐琅的三叶草，一对镶有钻石，一对镶有绿宝石，一对镶有红宝石——我一直想请人用袖口扣子做成耳环。一组白金的晚礼服扣子，镶有可观的钻石——我也许想用它们做一串项链……在梦中。另外，被窃的还有三尊青铜像，其中最漂亮的是一尊金子般锃亮的裸男像。一组着色的铜版画，画上有部分着衣的下流的人们在复杂地互相交配：集体淫乱，对角斜穿、垂直、平面、肛交、口交和一般性交。版画是古董，也就是艺术品，价值连城，而非普通的淫秽品。



失去所有这些东西从感情上来看算不上什么悲剧，我从前见过弗里德利希-尤利安舅公，我的母亲继承了这一笔小宝藏。她发现这些东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却没有用处或庸俗不堪。当我从家里搬出来时，她统统送给了我，作为独生女我反正会继承它们的。据说她担心，不然她就得烧掉这些淫秽的版画。

后来我们明白了，橱子里的首饰和橱子上夹着版画的文件夹是每个人入室行窃者一眼就能发现的。肯定是有人偷偷地进屋来将一切乱翻了一气，这比那些损失还要可怕。每念及此，我至今都感到就像是有人在我胃里乱翻，房子被奸污了。

迈克尔只失窃了钱，不过是他所有的钱，他已经将新房保证金和预付房租中他的那一半取出来放在了写字台里。因为失窃，新房的梦这下子破灭了。我的宝藏估计比迈克尔失窃的钱有价值得多，但我们更急需的是钱。

迈克尔估计，有可能是那位掮客，因为他一定要付现钱，或者是那位掮客的一位帮手，要不然谁会注意到，恰恰在这一天屋子里有这许多钱呢？向警方报案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当然没保过险。

经此失窃，迈克尔再也无心努力了。他一再而再而三地向他自己、我以及世界询问，还有什么可值得去辛勤劳作呢？诚实的工作无论如何不值得。

正如上文讲过的：六星期之后，迈克尔也被人家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细讲他的有地位的蠢女人之前，我还是先多讲讲我自己吧，这值得单写一章。



如前所说，我是心理学学士。当我在慕尼黑结束了学业之后，不出所料，我找不到一个哪怕是一半合适的心理学工作。我是了解当年的形势的。但我不是那种消极等待的人，如今我找到了一个主要职业、一个有利可图的兼职工作和另一个十分有趣的兼职工作。

且按顺序道来：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到一家事务所做计时工，当时是做市场调查研究的采访员。这家事务所名叫“援助之手”，属于吉泽拉·史密特——女企业经济学家，刚同她的克利斯蒂安·朗格结婚，没孩子——最近她总是加上一句“可惜还没有”。

吉泽拉和我之间发展起了真正的友谊，我们唯一的意见分歧是：米歇尔。吉泽拉将米歇尔归入那个“已办、不会再用到”的抽屉。当她不得不提起他的时候，她称他为：“你的离弃者。”

撇开我对米歇尔的态度，吉泽拉认为我为人理智，因此她雇我担任首席助手。这就是说，她不是将我介绍给他

人，我在事务所里为她工作。我找出合适的人去做要做的工作，同我们的委托人交涉，这工作很适合一名女心理学家。

我的工作时间视需要而定，有时吉泽拉的事务所只是上午用得着我，不过越来越经常是全天，但有时又根本不需要。这样很好，因为我有时没有时间，打去年起，我从事着令人羡慕的工作。是的，惹人羡慕。但是，对我的收入颇丰的第二职业的正式称谓是“促销员”。我常跟我的伙伴福克马·封·福奥滕一起在一家大型的豪华时装店里干活，我是在从事这项工作时认识他的。

最初我是通过吉泽拉得到这份活儿的：这家时装店的人事负责人寻找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要求对顾客的心理有移情能力。福克马通过其他的某种关系得到了这份活儿；他受过正宗的演员培训，能进入一切角色。福克马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高个儿，金发，颀长，长着很有贵族味的鼻子。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很富有。

我们的活儿是说服犹疑不决者购买，让那些害怕被说服买下东西的人坚信不疑。当男女售货员们对这些顾客不再抱希望时，他们可以通过手机呼叫我们。于是我们赶过来，假装成顾客。我们像广告里的理想情侣那样出场：自信，讲究，消费狂——我们昂贵的衣着是由每天新到的货中挑选出来的，什么也不许弄脏。比方说，如果我们被呼去大衣厅，因为那里有一位女顾客拿不定主意地试个没完没了，我们就走近这位没有决断力的人，然后福克马叫起来：“你看，这位夫人正在试穿的漂亮的开司米大衣，它倒是很适合你！”

于是我说：“你怎么看出来那是开司米的？”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要是这位夫人不买这件大衣，你就买下它！”

此刻，那位女顾客开始以真正的兴趣端详那本来只是可能会考虑的对象。尤其成功的是当大衣只有百分之五的开司米的手段时，根据对女顾客的印象，我对福克马说：“你对这种东西很有眼光。我一直就在找这种高雅的/不受流行式样影响的/奇特的/端庄得体的/价廉物美的/青春的/让人显得苗条的衣服等等。”

如果那位女顾客不将大衣像个猎物似的抢过去，我们就会发射出更猛烈的心理炮弹：福克马坚持要送我这件大衣。

只有一回一位夫人讲：“那您就买吧。既然男人们想花钱买东西，我们女人就得支持他们。”福克马为她极度友好地放弃了这套她试穿过的衣服而夸张地道谢，装出他真要买的样子。

其他的所有女顾客都挡不住这种夺人所好的诱惑，尤其是那些可以便宜买到的东西。真是奇怪，就因为他人想要，那东西就会倍添光彩。

这用在男人身上也同样有效。我对福克马讲：“你看，这套高雅的/不受流行式样影响的/奇特的/端庄得体的西服。你穿正合适！”每个小胖墩儿都以为会成为福克马那样的美男子。

对付年纪较大的先生们，没有福克马我工作起来更见效。当他们对着镜子挺胸收腹时，向他们瞥以欣赏的目光就足够了。为了给我留下印象，他们拼命不理睬标价牌。

有时我说：“您若不买这套服装，就请让我将它挂回去，留给我的情人，但愿它像适合您这样也适合他。”

凭着采用促销员，这家时装店开拓了促进销售的新途径，那位人事负责人曾对我们说过，得变着法子说服顾客。因为当今的服装行业里分为五个季度，没有一个跟天气相符：一月份是春季时装，三月份起是夏季时装，夏天是秋季时装——所有这些东西都得在人们穿不上时统统卖掉。

谁若是讲这么摆布人不道德，他就得想一想：谁不在这儿买，也会去别处买。在那里，如果你不想买你不该买的东西，你只会受到傲慢的接待，而我们免费向顾客提供一种幸福的体验。

我在干这件工作时学会了自我改变快乐无穷。那太简单了：外表不重要，重在言谈和举止。我现在可以装得富有、成功——这是最为困难的，如果你实际不是这样的话。

通过这一工作我也认识了福克马，福克马跟电影电视界有来往。通过他我找到了我的新的、有趣的兼职工作：电视里的临时角色。

我的第一个角色是个女招待，说：“同事马上就来。”以及：“花园里只有小壶。”我的第二个和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在三个月前，那是扮演一具尸体，可惜不是一个美丽的女角而是一具被勒死的尸体。警长在见到我的样子时忍不住讲道：“她看上去很难看，但也不是我们要找的。”由于我只是作为尸体出场，可惜也就没有台词。

福克马为他的牵线而索要我的演出费的百分之二十五。他可以索要这么多，因为临时演员的人数要比临时演员的活儿多。福克马说，他的介绍值这么多钱，每个角色都会成名。因此，我扮演尸体六个小时只剩下七十五马克。将我化装成尸体要花费一个小时，我还得等四个小时五十分钟。干这种活儿毕竟不是为钱，而是因为有趣。正如已经讲过的，我喜欢改变自己。毕竟，到处都听到有人讲，现如今要想生存下去就得随机应变。

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很快就讲完了。我出身于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离异了。我父亲是个地质工程师，足迹遍布所有出口石油的国家，同他的女助手姘居多年。我母亲离婚后在一个旅游村庄里购买了一幢小屋，她出租房间，这样她就有了收入来源，每周给我打一次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就够了。

为了让她不用操心，有些正儿巴经的东西讲给她的房客听。我暗示过，我现在跟福克马·封·福奥滕关系密切。她希望我有一天会同福克马建立起“封·福奥滕”家族，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异想天开了。第一，福克马是个同性恋。他声称，他“也是异性恋”，他要对一切都敞开大门。第二，他压根儿不是贵族出身，“福克马·封·福奥滕”是他的艺名，我同样也可以自称“西比勒·封·市中心”。

如前所言，福克马是个好伙伴，除了我们的合作之外，我也在他每晚都去的酒吧里碰到他。在同米歇尔的两年幸福时光里，我不知不觉地跟所有的熟人失去了联系。现在，我也没有兴趣再去找他们，不然我就不得不向他们汇报我的不幸。因此，我对福克马这样的新朋友就更加感